

摘野枣

□吕传彬

一次去超市,发现有一种黄黄的、像小土豆一样的水果,每一条黄色的枝上挂满了几十个,惹人喜爱。一打听,原来是外国的一种椰枣。取一颗放在嘴里,一下甜到心,水分也足够,只是比一般的大枣硬一些,枣核更细长一些。我一下子记住了这种美味的果实。

椰枣好吃,我更想目睹椰枣树的风姿。后来听说本地也种有此树,于是对一位朋友说起这事,他爽快地答应带我去摘椰枣,我欣喜万分。

驱车一个多小时,我们到了一片山谷中,三转二转来到了一大片灌木之前,朋友指着灌木说,“看,很多野枣,摘个够。”我仔细一看,笑了,这哪里是我要摘的椰枣,看样子朋友也不知道椰枣,他以为是“野枣”。野枣与椰枣有天壤之别,这野生的小枣树,其小枣只有小拇指这么大,我小时候摘多了。

小野枣在家乡叫酸枣,我们村南边有一条沟,沟的一边生有许多酸枣树,那里是我们玩耍的乐土。酸枣树长不大,像灌木,粗的也只有铁锹把一般,弯弯曲曲,不成形状,枝节上还有尖刺。但它木质坚硬,可做烟斗,当柴非常耐烧,故当地人称为“枣木疙瘩”。枣木疙瘩也是一句俗语,如果说一个人是“枣木疙瘩”,那就是笑话他干什么都不行,还很顽固。

春天土沟里背风向阳气温高,两旁最先盛开的是各色小花。枣树发芽比较晚,端午节叶子才长丰满。家乡端午节的习俗是用猪牙草与枣树叶煮鸡蛋,全村的人要来这里摘枣叶,据说吃了消火败毒祛污。枣花很小,一簇簇的,米黄色很显眼,枣花蜂蜜质量优良。

枣花谢了没多久,就有小米大小的枣子挂在枝头,这一段时间无人光顾这个土沟,因为杂草茂盛,偶尔还会有无毒蛇出没。

夏末,酸枣就有鹰嘴豆这么大了,一串串地挂在了枣枝上,沟里的草也枯萎了,我们就大量地采摘,不是吃,而是用来做子弹。我们用单车的链条做成枪,用酸枣做子弹正合适,射到人身上也不会有危险。再者酸枣结多了,个儿长不大,去掉一些,可以让其他的枣子长得更大一些。

秋天来了,酸枣由绿变白,由白变红,变白就可以吃了,红了更有味。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甜,实际上是酸甜,也许谈不上多么可口,但在没有水果吃的年代,我们有酸枣吃就满足了。酸枣的价值在于枣核,它是一味中药,可以安神去燥助眠。

酸枣很奇妙,斜着向沟中间长的枝条结的枣子大,其中嫩枝上为最大。谁要想摘到最大的枣子,要冒险趴在枣树上用小钩子去钩,比较危险。吃够了野枣,就将枣核收集起来,攒多了,到药房去卖,换些小钱,足够年少时的我们快乐几天。

不过这没有什么要紧的,一扇晴窗有远意。只要你在窗前一坐,就能够感悟和体味生活之美,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。

一扇晴窗有远意

□马亚伟

天晴的时候,我最喜欢坐在新家22楼的飘窗前,静静地欣赏远方的风景。一方晴空,一扇晴窗,一窗风景,放空自己,心静如禅。

因为天气晴朗,窗外的风景清晰分明。我不喜欢那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,那种飘渺混沌的风景,太不真实。而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窗外的一草一木、一房一屋都历历在目。不经意间,我的视线推向了远方。南面是郊外的村落,密密麻麻的农家房屋排列有序,虽没有“烟村四五家”的意境,却让人感受到人间烟火的气息——小小的村落里,有多少人在其中辛苦劳作,他们以村庄为依托,代代繁衍,生生不息。再往西面看,远山的颜色和轮廓都清晰可见,还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山脉绵延而去,似乎没有尽头。我在想,那么远的山,该是八百里之外吧?或者更远。很多时候,人的脚步不能抵达的地方,眼睛可以抵达,心可以抵达。稍稍转身,便可以看到东面繁华的城市。我所在的地方虽然不是什么大都市,但照样有现代城市的风姿——高楼林立,道路密集,车水马龙。

这样一扇晴窗,给我打开了一个缤纷的世界。想来窗真的是房屋建筑的点睛之笔,房屋因为有窗而熠熠生辉,人在屋中因为有窗而可以放眼世界。其实古人对窗也格外钟情,杜甫说: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大诗人的心境和胸怀比我要开阔得多,他的一扇窗能容纳“千秋雪”和“万里船”。这样看来,窗眼看世界,真能够考验人的胸襟和气魄呢!李商隐说: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婉约灵动的诗句,从西窗飘逸了出来。陆游说:“万卷古今消永日,一窗昏晓送流年。”诗人通过一扇窗,来体察四季流年变迁。窗成了一种美好的意象,也可以说是一种审美符号。

我们比古人有优势的地方在于,房子越建越高,窗子也越来越高。古代虽然有“危楼高百尺”,但与今天的高层建筑比起来,根本不值一提。而且我们的窗多是玻璃窗,不用推开就可以放眼望到万千风景。房子高了,窗子亮了,所谓“站得高,望得远”。万千风景全都收入眼底的感觉,如同登临高峰一般,让人心胸激荡,甚至感觉整个人的境界都被一扇窗子打开了。我尤其喜欢晴天的时候,外面的风景一点都不迷离模糊,远眺也可以看到清晰的风景。晴天的一窗风景,是生活赐给我的一份厚礼。

一扇晴窗有远意,日日昏晓送流年。林清玄说:“一扇晴窗,在面对时空的流变时,飞进来春花,就有春花;飘进来萤火,就有萤火;传进秋声,就来了秋声;侵进冬寒,就有冬寒。”说得真是深得我心啊!一扇晴窗,演绎着四季风物的变迁,演绎着春夏秋冬的轮回。欣赏风景,一扇晴窗足够了。

我们常说,莫要忘记生活中的诗和远方。但是因为生活中各种牵绊,很多人无法用脚步去丈量远方的距离。不过这没有什么要紧的,一扇晴窗有远意。只要你在窗前一坐,就能够感悟和体味生活之美,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。

一窗、一椅、一茶、一人——你就可以成为生活的王者。

立秋山色

□和智楸

立秋前几日,小城接连下了几场雨,虽然来得快,去得也快,清凉的雨水却也将夏末的酷热冲洗得有些七零八落。所以到了立秋,伏天虽然未过,空气里竟有了丝丝缕缕的凉气弥漫。尤其是那些雨后初晴的远山,山色沉静,氤氲着一种清明朗澈的况味,在微凉的秋风中绿意蓬勃地绵延向远方,无声地勾勒出一股专属于初秋的空旷感和辽阔感。

事实上,小城地处南方峡谷深处,气候常年温润潮湿,四季反差历来并不明显,由夏及秋,天气往往不会有太过突兀的转折,加上日日行走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丛林中,我甚至鲜少清晰地听到时令转换的脚步声。所以唯有远山的山色,是我能够辨别出季节流转的一扇窗,也只有透过它,我才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季节变换的细微痕迹。

春的缤纷,夏的繁盛,如果留心观察,即使到了立秋,小城的山色依旧是一种繁盛到极致的绿,极尽张扬中透着我行我素的浓烈和魅惑,哪怕过了中秋,种种繁郁的绿仍然是群山最明显的底色,它们依旧若无其事地葱茏着、葱翠着、葱郁着,通常要到深秋时分才会在萧瑟的秋风里缓缓褪去,一点点呈现出泛黄的秋的迹象。

而直到此时,小城远远近近的山色,才开始慢慢有了层次。一层黄,一层绿,一层红,又一层绿,黄是淡淡的黄,绿是浓浓的绿,红是艳艳的红。山与山之间,峰与脊之间,沟与谷之间,因为这层层叠叠的色彩,才有了柔和而又丰富的线条,渐渐明媚起来,绽放出绚烂的意味,缓缓进入冬季。

夏去秋来,秋山几重,细数起来,我已在小城生活了近四十年,早已熟悉了小城立秋的山色,或者说,熟悉了小城秋来山色的点滴变化,熟悉了小城秋的节奏、秋的起伏。每年立秋,一个人踱步窗前,遥望小城远山的山色时,我对小城的秋意便会增添几分无尽的眷恋。

我也曾短暂地离开过小城,在异乡停留过两个逼仄的秋天。相较于小城立秋山色繁盛的绿,我所客居的那个高原小镇有着更醇厚斑斓的秋色。几乎是立秋刚过,瑟瑟的秋风便裹挟着高原干燥的气息席卷而过,没几个昼夜,就将秋山染成黄色、红色、橙色、赭色,立马绽放完生命的绚烂,然后转入枯山瘦水、万物凋零的漫长寒冬。季节的流转间有种猝不及防的仓促,像是一首唱起来不尽人意的山歌,情意尚未完全铺开就匆匆戛然而止,曲调里少了百转千回的期待和望穿秋水的韵味,令人怅然若失。

比起倏忽而至的告别,我更喜欢季节以小城立秋山色这样温婉的方式悄然转换,舒缓中透着从容与不迫,充满了我的生命。这个立秋,我又一次独自行走在小城熟悉的阡陌里,身上浸染着淡淡的秋光,脚下的步伐既不张皇,也不颓丧,那是一种绿色的节奏,可以让我聆听到内心的安然与宁静,凝结着岁月静好的所有温暖与亲切。